

砥

齋

集

砥齋集卷之五 傳

華山王弘撰著

永寧縣知縣武公傳

武名大烈字海寧臨潼人天啟丁卯舉人爲河南永寧縣知縣蒞任卽值歲饑設方賑之多所全活萬安王恣行大烈輒繩之以法王爲歛戢戒其左右士民懷之未及一載逆闖自楚入豫有騎數十萬攻城四門俱焚大烈率士卒誓守勿去凡七晝夜殺賊甚衆

卒以力不支又無外援城陷大烈衣冠坐堂上題詩  
於几有武氏孝子大明忠臣之句賊執之問曰何敢  
多殺吾人罵曰恨不盡殺諸賊索印曰印乃 朝廷  
之寶賊敢問耶賊大怒縛而加炮烙焉鬚膚俱焦脂  
血塗地而死

夏孝子傳

夏君存古名完淳華亭縣人忠惠藝仲先生之中子  
生有至性眉目朗秀八歲能賦詩十二郎博極羣書  
爲文千言立就如風發泉湧談軍國事鑿鑿奇中蓋  
風雅倜儻人也當甲申三月京師不守丁未計至忠  
惠哀痛不欲生築土室爲永訣計金陵擁戴起吏部  
考功郎辭不就乙酉松江之難忠惠賦絕命辭以九  
月十七日自沈於淞塘死而未幾又有丁亥之變一

將罹其禍者皆風節矯矯或謂檄實君爲之索之亟  
君奮然曰天下豈有爲義避禍憂存古哉遂出而死  
焉年十七妻錢氏嘉善錢彥林梅女削髮爲尼君子無  
王弘撰曰余讀君遺文而爲之喟然歎也曰此其古  
所謂聖小兒者乎使不遭變以永其年其所著述當  
軼唐宋而上以是爲君惜然忠義鬱勃矢志殉決彼  
駱丞之以隱去者君固有所不爲也寶劍在匣光氣  
射天有抑之不得者卒踐大義名垂青史豈爲不幸  
哉

劉長女傳

予讀高愍女碑蓋泣然不知涕之何從也方濮陽爲  
忠遺戮妻子遂以及女其母爲之請免衆既許之而  
女不受也至不問神祇獨問其父所在之方再拜就  
死女何人也而勇至是悲夫李翱之言曰當此之時  
天下之爲父母者莫不欲愍女之爲子也乃今見渭  
南劉氏女女父孝廉懿宗抱道不仕有二女女爲長  
生而名曰貞性婉嫻寡言笑嫻女紅誦詩及女訓能

解大意事親無違與妹處不自長也劉氏宗黨咸稱之予爲輔兒問焉將納幣矣已丑里有寇至與其母及妹俱投井死時年十有四歲耳所於劉氏之塋禮也嗚呼甲申之難臣而致死者幾人其不死而守志不辱者復幾人女能辨大義自決如是雖古烈士奚加焉奈何太常之不聞也女之行同高懸而遇不若矣悲夫予之不竟得女爲婦也於是作劉長女傳

貞節貞母孟氏傳

貞母孟氏者貞公偉鉉繼配也公先娶於任氏有子  
二女一長曰廣諤將及齒矣任卒踰二年母始歸性  
嚴靜閨範修明乃未四年而公卒母慟欲絕者屢時  
年纔二十餘耳上無男始二子又幼凡所爲公身後  
事皆力任之觀舍教本賁崩卜藏誠信無悔宗族咸  
難焉伯氏以母少艾又乏已出子諷之更母以死自  
誓曰禮婦無二適之文詩著共姜春秋紀叔姬皆無



子未亡人所以不卽殉決者以有藐諸孤在夫爲偉  
鉉也妻者是爲廢黜之兄弟也母夫死之謂何其或  
有他志聞之女憲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  
謂永荒未亡人復何知於是雪涕督內外政益嚴男  
受書女受紅夙興夜寐機杼札札與呶暗聲相答首  
不重珥衣不曳地食貧茹戚垂四十餘年卽廢黜兄  
弟弗知其爲非母也廢黜旣壯積學媵修爲名諸  
生食廩儉行且應大廷試有子三女七號膝舍館

皆母鞠育之使有室家乙未母年八十有二六月二十  
十五日以疾卒丙申十二月二十四日合窆於祖塋  
之次諸子若孫哀毀盡禮如喪所生里人感之多下  
涕者嗚呼可以風矣先是有司采輿論旌其門曰貞  
節故今稱貞節貞母云

山史王弘撰曰古今言節婦不一而穆姜最著史稱  
其慈仁出自天性以撫其前子故尤爲難也然穆姜  
初不能信於其子以斯方之豈獨賡禘賢於興哉皇

甫規亦更娶妻後以死殉規烈矣而子無聞一時號  
曰禮宗抑其遇有足悲焉若貞母者殆易所謂苦節  
不可貞而母亨者也

裴節婦傳

予嘗至高陵蓋聞裴節婦事時其里人方上狀亟使  
者以聞於朝聚土旌門田進士雪崖屬予爲傳傳

曰

節婦姓藥氏高陵民裴汝清之妻今孝廉憲度之母  
也憲度生踰月汝清卒氏年十有九耳家故貧竭力  
以養孀姑姑幼脫簪珥治喪事葬祭成禮鄉黨咸稱  
之或有欲奪其志者氏截髮自誓日號泣訓憲度攻

業織紝組紉以佐所需拮据顛沛寡親戚兄弟之助  
歷十有九年丁丑氏以疾卒又二十年丁酉而憲度  
舉於鄉

山史王弘撰曰予不識憲度何如人觀其母卽憲度  
可知也人貴自樹在婦女猶然哉當其毀容守約以  
立不可知之孤固已義固金石信貫神明焉推斯道  
也憲度可以爲人臣矣

隄太守傳

隄君任衡名時聘澄城人也中萬曆丙午鄉試宰延津多善政其最著者有蠲除荒地賦稅專厥利溥世世賴之而諸生李孟南貧不能娶君助之金使之有室又耿宗純者以病見黜君廉其實力白學憲復之乃是年宗純舉於鄉已而孟南復舉於鄉遂同第南宮延津人以爲君之惠民育才如是立祠祀春秋勿絕也調石臺恤節婦王月英之子身無依至衣食不

給而矢志益堅出俸金爲易地三十畝召其母氏使同居焉尋陞渾源守興水利鑿渠令高下受溉畝可一鍾故渾源人尤感君又立祠祀春秋勿絕也無何有鄖陽太守之命人方爲君喜謂得漸展其猷而君顧思退無復四方之志遂謁歸歸則以田園樂天命也蓋年亦六十矣置義田以裕族立社學以訓子弟散金散粟以濟饑乏而自處泊如也里人德之爲泐石以傳斯亦所謂施於有政者乎君素坦率不假名

以日好治已如不勝惠人如不及終始無間焉因攝  
其大者著之篇



惠姬傳

惠姬名桂字月華華陰徵族也容不冶而哲以頎翩然有出塵之態性柔慧蘊雅能識大義決事幾與之談微中對不知己者語間多詭端故或疑其偽不知其誠也尤善歌兼工絲竹聲情動人一時無與匹者然非其好矣居恆鬱鬱頗以酒自寬醉則橫形於色嗚咽不勝醒而悔輒掩焉心所自矢卒不可奪以是落落寡爽讓之者日衆引咎而已有時獨處人潛窺

之徃徃見垂涕云

山史氏曰姬蓋慕周南之化而求之遂也予悲其志  
焉夫時命之際難言矣天下之淪落不偶者豈鮮哉  
君子於斯可以知怨

孫督師傳

公諱傳庭字伯雅號白谷山西代州振武衛人萬曆  
乙未進士授河南永城令調商丘擢吏部主事遷稽  
勲郎以逆璫魏忠賢用事請假歸乙亥起司封郎尋  
以邊才超擢順天府丞時秦寇方熾廷議推公巡撫  
秦上召見便殿公面陳方畧毅然自任至秦簡募  
標旅得兵三千人自將之戰屢捷擒關王高迎祥獻  
俘闕下上大悅告廟行賞復獵拓養坤乃奮然

清屯軍凡得守卒九千餘人歲得餉銀一十四萬兩  
有奇米麥二萬餘石 上益大悅褒獎備至且命諸  
撫以秦爲法武陵爲司馬限期合勦計用兵十二萬  
加餉至二百八十萬公移書力爭謂兵貴精不貴多  
恐致潰蹶且民力已竭不堪重困武陵啣之勦事卒  
不就具如公言公于是復自簡募得兵六千人自將  
之擊賊于楊家嶺黃龍山大破之嗣復擊之於職田  
庄賊走竄鷄取棧道中伏折而走隴州關山又中伏

皆大破之闔將僅以二十餘騎由秦嶺南遁入豫秦  
賊遂平 上晉公階而豫賊日猖獗 上命公督師  
公具密疏糾舉又言年來疆事決裂之故甚切直武  
陵益恨之會綿竹督察諸軍失 上意 上大怒褫  
其職武陵授意令劾公以自解遂奉部院勘議之旨  
公候勘通州鬱憤成疾武陵意稍解趣公之保定任  
公請 陛見武陵咀之公至保定引疾乞骸骨而武  
陵謂公欺罔坐革職仍屬巡按御史查真僞御史疏

稱真疾遂并逮御史公在請室幾二年餘宣興再入  
相初政多引用正人上悟公寃以佐樞召公於闕  
屏御文華殿問公所以安天下者公爲指陳甚悉

上嘉予燕勞賞賚甚渥遣公將禁旅援汴時秦帥賀  
人龍兵最强而肆秦人苦之上改公督秦軍屬誅  
人龍公竟誅人龍所部萬餘人無敢譁者兵威大振  
朝議令公亟入豫公言兵未訓練未可用弗聽公乃  
出師戰于邲大破賊後軍潰公收兵入關斬倡潰者

上疏曰兵無鬪志久矣賊大勢已成今欲再舉非數萬人不可宜大行調募訓練恩信既孚鼓行而出賊尚可滅也 上聽公言命督七省師賜尚方劍癸未公調募得馬步兵凡六萬人方訓練朝議復謂公兵已成宜速出潼關 上意雖不中制亦日夜望公出公以八月出師值霖雨至洛陽與賊戰數捷賊望見旌旗卽引去公追至邾復大捷時公師露宿久又大雨不止糧不繼馬足陷泥淖中幾及尺將士相顧無

人忍公令移師河畔就糧兵既動賊以驍騎數千人  
犯之乃遽潰公退守潼關潼關陷公遂遇害公貌魁  
梧且智絕人忠義憤發可以有爲矣而功卒不就嗚  
呼豈天爲之哉



胡母楊宜人傳

容城胡絹菴先生學行爲時宗子夙切嚮往而先生擢吾郡丞蒞任初卽垂詢草茅忘分降禮數數來往他日以所爲楊宜人狀屬予作傳予聞楊氏之先世多隱德至六翮公始以位顯娶王氏實生宜人宜人小字慧真生有異質好學書讀內則論語諸籍通大義及笄歸先生時先生方爲博士弟子勤於業夜焚膏繼日宜人以女紅佐之間爲烹茗爇香弗倦也尤

性至孝逮事侯太安人嘗遭疾供藥餌唯謹爲衣不  
解帶舅信山公嘉遜居貞不治生產兵燹之後家益  
落宜人親操井曰凡米鹽醯酪織紵組紃悉綜理有  
條爲黽勉有無助先生奉菽水懽迨先生謁選銓曹  
宜人風之曰妾有隱居服在夫亦安往而不得貧賤  
也者孰與食人之祿憂人之事乎其高志如此丙申  
先生出宰粵之香山念天末瘴癘之鄉欲獨行畱宜  
人侍養信山公弗許於是宜人與俱之香山香山俗

素可憚以道賦爲能又值軍需孔棘不無事敲朴宜  
人言宜以撫字先而隱憂勞人恒惴惴以早遂生還  
爲冀雖對先生勉餐相慰藉然枕簟間涕痕淫淫矣  
癸卯太安人訃至宜人驚悼幾絕爲廢食飲無何先  
生有京兆郡丞之命宜人喜與故鄉漸近而遭賦未  
完不獲卽發先生囊空如洗四顧躊躇或疑宜人簪  
珥有奇珍宜人聞之憤傾篋以出纔數十金而已先  
生旣得代如穗城寓易氏之室易素奢被服華麗宜

人荆布處之意泊如也獨念舅姑春秋高定省久缺  
會先生又以緝盜停馭宜人乃先歸至浦口長子滄  
以病卒宜人哭之慟兼窮途旅食資斧維艱南望有  
卷耳之懷北望有岵岵之思徘徊哽咽鬱鬱成疾竟  
不起時二子暨孀媳幼孫在側宜人撫而哭曰我不  
慙兒女子而宿志莫酬命也特不及見我舅姑汝曹  
未成立爲恨耳今且死勿聞穗城恐益遠人悲有他  
虞訃至里中無親疏內外皆爲隕涕蓋自先生爲

生以至宦遊與宜人相敬如賓而宜人婉婉聽從不  
忘驚戒規勉之義主宜家睦鄰恤匱撫下懿行未可  
更僕數而年顧不水如天何哉宜人人生於崇禎丁卯  
九月十九日卒則康熙己酉六月初一日也二子曰  
濬曰沈俱未就傅居宜人喪能盡禮人謂賢者有後  
之徵云

華陰王弘撰曰昔司馬子長班孟堅爲史不爲婦人  
立傳蓋傳婦人自劉子政始乃後之作者率錄節烈

而於居常處順或略予竊以爲過矣以今觀楊宜人其內德純備若此是何可使無傳也范蔚宗作列女篇揆次才行高秀不專在一操其贊有曰暹明風烈昭我管彤善乎言固不可以人齊哉不然詩咏柏舟足矣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又何以稱焉

劉四冲傳

康熙十二年秋有詔徵蓋屋李中孚先生中孚稱疾不就冬仲策杖過予草堂留五日論爲學出處之義甚悉及指數近代人才因得聞四冲劉公遺事。中孚謂予劉公雖已有傳子不得無言予狀其爲人又重中孚之命於是載筆公名漢臣四冲其字河南襄城人性磊落通敏博綜經史爲有用之學嘗崇禎末督師江公之征賊河南也聞公才辟爲監軍及賊圍

襄城公贊汪公登埤爲守計卒以勢不敵又無外援  
城陷汪公自刎不殊被執頸血淋漓喉咯咯出聲大  
罵不屈賊怒磔汪公殺秦軍五千人無一脫者監紀  
同知孫君暨從事李君與焉李君卽中孚先人也時  
襄城人率逃匿公獨密具棺斂汪公尸藏之後汪公  
之孫至扶觀歸浙則公之德也又收瘞諸死者遺骸  
於是賊去襄城人相聚欲置長威推公長者乃請公  
公謝不能遂強立之臺使者聞於朝詔特以公宰



襄城蓋異數矣公整理殘疆修飭政事襄城復得爲  
完邑士民安焉無何京師失守公退居丘園鬱鬱不  
樂以疾卒中卒之葬父尸襄城也公歿已二十餘年  
矣中孚旣不得改葬處呼天而哭招魂以祭公之子  
實左右之已乃率里人爲築墳又建祠祀汪公以孫  
君李君配享雖中孚之賢有以感之然仁心爲質引  
義慷慨其有得於過庭之訓者深矣中孚將歸大書  
勒石曰劉四冲先生之墓表公隧道公之子三人宗

洙宗泗宗四皆好聞學英駿有父風中孚云

王弘撰曰昔齊人屠仲連好奇偉倣儻之畫策劉公非其儔耶使得乘時行其志所自樹何可量哉然傾側擾攘之中義聲肆馳卒保身名亦可謂善始善終者矣乃其子又能繼之行爲世大周易曰視履考祥公父子所爲若此後雖欲無顯得乎

呈貢知縣夏君傳

予嘗讀天台馮氏所作滇攻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  
之變九州沉淪而雲南以沐藩世守之地猶獨力撐  
柱乃前有吾必奎沙定洲之叛後有孫可望李定國  
之亂非素明大義特立不懼其能於干戈搶攘邪正  
澗滔之日而慷慨成仁如知州冷君陽春知縣夏君  
祖訓其人者乎予至嘉興識夏君之子壽明得觀其  
家傳益悉君素履君字仲有號昭許博學工文章癸

未以吾宗少宰昆華公之荐蒙先帝召對平臺授  
呈貢知縣跋涉萬里抵任之日爲甲申六月時京師  
已不守矣君洒泣受事凡地方利害無不竭力籌畫  
乙酉四月吾必奎叛據楚雄昆華公死之沐藩傲沙  
定洲會勦定洲失期沐藩旣誅必奎定洲後至顧要  
功請階沐藩以其有異志不許定洲恨之潛謀以兵  
襲入沐府沐藩僅以身免走守永昌與定洲持一年  
餘而孫可望李定國以蜀兵至殺巡方御史入省城

時臨安晉寧崑陽呈貢同樹義旗拒之呈貢獨當其衝君率先登陴與士民約誓咸願效死糧盡城陷君被縛罵賊不屈奮躍繩斷以頭觸賊賊怒刃割其皮君益罵不絕聲乘間投水而死賊乃大肆屠戮故呈貢受禍獨慘君有妾金氏攜幼女及僕陸朝史倫俱以死殉予友趙元錫申禧云君死於城東門之菱角塘遺骸不可問有老吏沈逢時歲時以茶湯奠於塘側而已姑蘇黃美中有尋親記予鄉李叔則作黃楊

別傳中皆述及君死事略同蓋君忠烈之概固已爭  
光日月而中原士大夫或有未之盡知者予故特紀  
之以俟後世史氏之采然又恨不得冷君爲人之詳  
而並爲著之也

開處士牛叟傳

淮陰有處士閻君牛叟者名脩齡字再彭今之隱君子也性端凝方正不苟言笑少攻舉子業博綜經史時漳海石齋黃公清德績學蔚爲儒宗又方以直聲震天下君輒往師事之遭甲申之變棄諸生以耕釣自蔽與張虞山養重斲茶皮應昇善嘗同作秋心詩郡陽李小有長科爲序名溢江南北而君益閉戶却掃讀書教子孫此外事不聞有蒲衣石戶之風尤詣

先朝典故惡近世奢靡之習每底厲廉隅以復古道  
爲任追思父躋礎公遺事編次成書垂訓後人有子  
若璩以文章應詔淹雅爲一時冠故鄉里故家凡有  
所舉措莫不以君父子爲模範初躋礎公司里閩中  
尚無子禱於九鯉山而生君有異徵其名字皆錫自  
夢中九鯉山產荔枝爲嘉果最君晚年自號丹荔老  
人寓意遙深虞山爲作傳甲寅春獲妻丁孺人展考  
妣某指旁一丘謂孺人曰吾他日與汝同穴於斯永



依吾父母之側無憾矣與孺人藉草而坐久之歸遂  
預自造壙人稱其達方之司空表聖云是秋八月孺  
人歿葬之卽其地也山水廻環松林梅鳥相望今遂  
爲淮陰勝槩矣

華山王弘撰曰吾不識君而善君之子蓋君之志行  
高潔疾流俗若浼不爲世務所糾纏聞之熟矣觀其  
所師友不旣然與記曰非時不見非義不合唯君有  
焉抑其於生死之際又何了了也或謂君嘗好天竺

氏之言而學之有得者也則非吾所知矣

砥齋集卷之六碑

華山王弘撰著

孫夫人殉節碑

崇禎癸未秋督師白谷孫公征賊於河南敗績退守  
潼關冬十月六日潼關陷公死之夫人張氏在西安  
城中賊薄城夫人率諸妾劉氏張氏吳氏及二女俱  
投一井死三婢從焉嗚呼當公出師時霖雨四十日  
士疇馬瘠糧又不繼賊反以逸待勞卒爲所掩豈戰

之罪厥功不就隕身以殉公之節見婦女何知視死  
如歸公之化彰嗚呼非學有得於聖人之道能若是  
哉 大清定鼎乙酉公之子世瑞世寧偕匄啟非獨  
夫人面如生如禮棺斂扶以歸代諸妾與婢畱葬於  
泰泰人德公尋祀公於名宦之祠越二十有四年丁  
未世寧復至乞紀其事於時華陰王弘撰載筆泐石  
樹於碑林

重修孔子廟碑

郡邑有廟以祀孔子也載在典禮久矣荒陬微蹙無  
敢闕或有其宮墻圯醜罔理或具其物儀怨恫罔恤  
守長習爲故事計弗之急而博士弟子又力不足以  
振名存實亡昌黎發慨弦誦輟響考亭致喏蓋天下  
類然而吾邑爲甚戊戌三河劉侯隸邑之明年政臺  
民寧訟濟事舉眷顧學校慨懷修葺薶藟芟莠易朽  
興頽乃財不以賦力不以役而材甃堅好丹雘汨越

嗚呼美矣夫國家立學建官養天下聰明才智之士  
於德業文章之內冀爲世用顧道散言湮學失其統  
鄙夫佔畢自苦亦事剽賊以博科第工阿比以邀名  
位而已耳於天地事物之則古今治亂之理與損益  
因革質文升降之故槩未之有將所謂三物以教萬  
民者蔑如也嗟夫道之亡也荒於不學者十三而汨  
於俗學者十七世又奚賴焉邑俗慤而儉人鮮大略  
安其所習黷所不見所從來者遠侯敷崇墳籍敦厲

與謝明今之庚新點校夫豈徒哉士亦庶乎其知所  
志先儒有云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侯於  
爲政得其本矣是可書也遂作詩曰

弈弈者廟劉侯斯新克光儒苑惠我人民下蹇上奇  
欷歔灑濩赫赫厥靈亦孔之樂樂其何極振世弘道  
俎豆旣馨禎祥有造莘莘學士爰朝爰夕無怠無偽  
曰珍在席日而月之星而辰之千載可作文亦在茲  
惟子寡陋實鏤斯碣學媿隋通詞慚唐勃

關中書院會文姓氏碑

丙午春關中書院成山東濟水葉公檄下所隸郡邑  
曰關中文獻邦被成周風化澁西漢經術沐盛唐雅  
藻尙已惟士也有能從學於斯者所司列其狀於時  
郡邑之長選而拔其尤以上夏四月望遐邇之士咸  
集講館授餐凡需之器役之傭與庖漏之所悉無缺  
已乃進小子撰而命之曰書院講學明道之所也崇  
教育以善俗成才王政所有事蓋古者鄉學之遺制



石 勇 生  
焉吾惟既其實匪名是要茲士之至者濟濟矣敬業  
樂群圖厥始克厥終有其倡之必有其和之是用屬  
子雖然文以載道者也士也修之於家而獻之於  
天子之廷非文無由見矧歲當大比吾將徵其先資  
之言焉且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君子之道也其以月  
之二日七日爲期課其文第其甲乙以寓勸勵勤乃  
事惟和惟一罔有攸斲予與諸子皆唯唯他日諸子  
錄其姓氏籍貫次以長幼之序謀泐諸石以志同學

老莊之教僉詣子舍謂子不可無言以詔  
於後于是引撰拜手載言曰自世之降也大義既乖  
微言斯絕士狃於俗學而不知道久矣然其權恆操  
之自上古之君子其居上也知所當務故成人有德  
小子有造彬彬如也撰也側聞諸先達之訓矣一徵  
之池陽之端毅曰博師選士明綱常之道知修齊之  
理動遵矩矱化洽閭里興仁興讓無乖爭凌犯之非  
則福無不至禍無不弭矣一徵之陽陵之文簡曰孔

子之道可以生人、可以秀人、可以阜人、可以壽人。故  
友回之信、屈賜之敏、怯由之勇、實師之莊、斯道之講  
於學者也。取時於夏、取輅於殷、取冕於周、取韶於虞。  
斯道之講於政者也。一徵之北地之文毅曰：浩然而  
塞于天地之間者，氣也。士有是氣，常苦抑而不伸。鼓  
之而使之伸，則係乎上之人焉。一徵之咸林之祭酒  
曰：董子對策論天人之際，極矣。一遷江都而莫之返，  
賈生言治安之要，漢廷公卿皆不能及。而宣室之後

不復再見蓋致歎於才之雋詞之美而所遭非其時  
耳茲四公者或以勲高或以德彰或垂芳於節義或  
振采於詞章固皆吾鄉之產而有得於鄒魯之道者  
也其言具在猶班班可考焉今公於爲政之暇而與  
諸子言文其所求於諸子者非徒以文也諸子其知  
之乎夫天下之事備於學立乎其大者體也致乎其  
極者用也言求其可則也行求其可法也有乎斯格  
與時偕行無非學也則無非道也非然則殆也諸子

其勉之毋自畫毋上人毋以通而淫其志無以困而  
變其守異日以勲以德以節義以詞章有如諸先達  
者出卓然立於不朽之途則披是錄也榮孰加焉不  
然敗其群焉斯辱矣然昔者吳人張天如有言曰古  
之爲大臣者非待功見名顯然後知之也草野之時  
命之矣故曰生今之世讀古之書進不敢倍於主制  
退無負於聖人此士品也慎也不敏竊有以相之則  
以今日與諸子約所不如約者有如此石

學憲玉行鍾公去思碑

國家建立學官周於四海內則統於祭酒外則統於  
督學凡以尊師而率天下之爲弟子者使之敦彝倫  
崇道德詩書以訓之禮樂以節之名物以彰之非獨  
有取於文章之工拙云爾也唯陝以西爲成周故地  
文獻攸存前之以督學至者徃徃著可紀之績而開  
發成就則未有如今玉行鍾公之盛者也蓋公以綜  
經術蔚爲儒宗甲午舉鄉薦第一巳亥成進士讀書

中秘侍從 天子備顧問及膺 簡命至以正身範  
物振起科條誥誠詳明根極理道凡所品題指授靡  
不興起其或有放佚息荒者亦在所黜而教育之誠  
則惻然見於顏色辭氣之表唯明也士不卽於闇唯  
恭也士不卽於褻唯靜也士不卽於囂崇志廣業皆  
知愛其身以有爲而胥卒無賴輩遂無敢以非禮干  
者乃公尤採察賢否咨訪利病激揚興革唯日不足  
迄三年報竣而陝以西之世風士習駸駸有復古之

思矣在昔浙之以督學來者遠則有唐公漁石許公  
敬菴近則有汪公歲星唐許二公德業文學爲一時  
冠冕而汪公清風勁節將彪炳千載今公修勞來匪  
直之事濟之以溫厚和平之德爲道不同收效亦異  
然其興學宜教之功無負 天子之休命則一而已  
矣嗚呼浙信大賢之薨也哉公且去多士以恪於制  
不能效道州故事詣闕請留乃謀伐石泐詞  
林以比於峴山之義後之君子尚其有考於



絕齋集卷之七 贊銘

華山王

王熙寰先生像贊

矯矯王公率祖攸行貌清而腴德溫以莊摘藻森華  
厲節秋陽出守則惠養義使執憲則文洽武揚唯  
帝寵嘉俾作屏藩而公忽厭圭組而眷林塘逍遙于  
酌醴焚魚之側容與乎含丹炤白之塲蓋有始有卒  
知微知章得祿得壽而熾而昌嗟典型之如在逸河

山之無方累德陳詞拜手旁皇其無乃求公於丹青  
形似之間而公所爲象帝之先者固已合漢於無何  
有之鄉邪

王母蕪恭人像贊

於美坤儀順成克惇維邦之媛翠作于秦素里毓質  
華胄麗倫稱詩率禮穆穆循循範今約義視古弘仁  
光於蘋藻懋茲組紉戒且肅肅翼訓闡闡匹德齊壽  
多祉咸臻象服允宜式賁 絲綸徽音孔昭日月長

新令嗣矯伉錫類思申圖光鍾萬以詔來嬪

陳孕香像贊

吾聞古有侗儻士見者不敢談俗事肆求其人未能  
得今之倚石而坐者無乃是披圖翻爲歎息久稽焉  
如此定不偶噫吁嚱華陽松南岳柳何預人事傳人  
口蘭九畹蕙百畝幽谷窈窕汝自有清風洒雪但飲  
酒

自題一劍圖

家散千金身畱一劍行年五十亦尙無忝

李雲襄像贊

秀乃眉豐乃頤知唯圓行方之磨不磷而澀不緇斯所謂汪汪若干頃之陂者與

趙靈修像贊

其貌古其神清聽松濤餐芝英抱邾吟寡所營永言藏之可長生

范北鑰像贊

時已爲僧

精悍短小是沉毅有爲之士與而一松一石胡爲乎  
戀戀於此當其三上書於天子之前將建非常之  
勲而今之皤狀而頽唐者乃歸諸大雄氏邪寄跡方  
丈之室而神遊八極之表吾固莫得而擬之而丹青  
者流欲索之形骸之間則又安知其似與不似也

法上人像贊

峩峩崇巖寂寂通壑法雲自古慧日如昨唯上人者  
爰止爰託息心了義貌癯志皤擁錫蔭松友鹿伍鶴

倘亦有茂三明而趨六入者故學徒肅穆而檐宇寥廓予來西極得接大略如右軍之於道林不覺解衣而磅礴若其心行之表有不生不滅者吾且無得而度之嗚呼此丹青之所以可不作也